

第八卷

宗立本

登州黃縣宗立本，年長無子。行商抵濰洲，野宿古廟。僕持杖衛，擊柝達旦。明日，途遇六七歲兒，遮拜於前，語言儂利可愛。曰：「我昌邑縣公王忠彥之子也。父母俱喪，」鞠養於某。某今舍我而去，勢必死於虎狼魑魅矣。」立本曰：「肯從我乎？」乃泣拜。命之神授。教之讀書，一目輒記。能作一丈闊字，篆隸草不學而成。見古帖墨跡，摹臨曲盡其妙。立本遽棄舊業，而攜此兒行游，借以自給。

後至濟南，逢胡僧曰：「你從何處得此兒？」立本曰：「吾之子也。」僧曰：「是五台山五百小龍之一。失之三歲矣，再欲留之，禍也。」索水噴兒立化朱龍，躍入淨瓶。僧頂笠不別而去。

昭潭三姝

元和中，有高昱處士，以釣魚為業，嘗艤舟昭潭。夜僅三更不寐，忽見潭上有三大芙蓉花，紅芳頗異。有三美女各踞其上，俱衣白，光潔如雪，容華豔媚，瑩若神仙。共語曰：「今夕，闊水波澄，高天月皎，怡情賞目，堪話幽玄。」其一曰：「旁有小舟，莫聽我語否？」又一曰：「縱有，非耀纓之士，不足憚也。」相謂曰：「昭潭無底橘州浮，信不虛耳。」又曰：「各請言其所好何道？」其次曰：「吾性習釋。」其次曰：「吾習道。」其次曰：「吾習儒。」各談本教道義，理極精微。一曰：「吾昨宵得不祥之夢。」二子曰：「何夢也？」曰：「吾夢子夜倉惶，窟宅流徙，遭人斥逐，舉族奔波，是不祥也。」二子曰：「遊魂偶然，不足信也。」三子曰：「各算來晨得何物食？」久之，曰：「從其所好，僧、道、儒耳。聽我適來所論，便成先兆，然未必不為也。」言訖，逡巡而沒。

昱聽其語，歷歷記之。及旦，果有一僧來渡，至中流而溺。昱大駭曰：「昨宵之言不謬耳！」旋踵，一道士艤舟將濟。昱遽止之。道士曰：「君，妖也。僧偶然耳。吾赴知音所召，雖死無悔，不可失信。」叱舟人而渡。及中流，又溺焉。續有一儒生，挈書囊逕渡。星懇曰：「如前，僧道已沒矣。」儒正色正言：「死生有命也。今日吾族祥齋，不可虧其弔禮。」將鼓棹，昱挽書生衣袂曰：「臂可斷，不可渡！」書生方叫呼於岸側，忽有物如練，自潭中飛出，繞書生而入。昱與渡人遽前，捉其衣襟，涎流滑，手不可制，昱長歎曰：「命也，」頃刻而沒三子。

俄有二客乘葉舟而至，一叟一少，昱遂謁叟，問其姓字。更曰：「餘祁陽山唐勾鯨。今適長沙訪張法明。」昱久聞其高道，有神術，禮謁甚謹。俄聞岸側有數人哭聲，乃三溺死者親屬也。叟詰之，昱具述其事。叟怒曰：「焉敢如此害人！」遂開篋取丹筆篆字，命同舟弟子曰：「為吾持此符入潭，勒其水怪，火急他徙！」

弟子遂捧符而入，如履平地。循山腳，行數百丈，觀大穴明瑩，如人間之屋室。見三白豬寐於石榻，有小豬數十，方戲於旁。及待符至，三豬忽驚起，化白衣美女，小者亦俱為童女。捧符而泣曰：「不祥之夢果中矣。」曰：「為某啟仙師：住此多時，寧無愛戀？容三日徙歸東海。」各以明珠為獻。弟子曰：「吾無所用。」不受而返，具以白叟。皇大怒曰：「汝更為我語此畜生，明晨速離此。不然，當使六丁就穴斬之！」弟子又去。三美女號慟曰：「敬依處分。」弟子歸。

明晨，有黑氣自潭面而出。須臾，烈風迅雷，激浪如島，有三大魚，長數丈，小魚無數，周繞沿流而去。叟曰：「吾此行甚有所利。不有子，何以去昭潭之害！」遂與昱乘舟東去。

樊氏女

江浦人樊里長暴戾，為里人所憎，恒冀其敗亡。其女為妖物憑藉，人皆笑之，樊恨甚，聞陳法官者神術，乃具牒請之。法官至曰：「汝能捨此女，我則為治。」主人曰：「欲女活耳，奈何舍之死？」曰：「非也。能捨彼裸衣一，隨我行法，則妖物授首，而女身無害矣。如何？」曰：「惟命。」

乃取炭數百斤，熾之地穴，取大鐵索炙而赤之。誦咒畢，女著單，自內出，坐胡牀上。道士取火索纏之數重，不知痛。纏已，狂奔十餘里，躍入一水塘中。眾謂必死，父母亦悲怖。法官曰：「無事也。」三時，乃自水中抱一大黑魚而出，水隨之湧至家。擒魚而其鐵索貫魚腮，長一丈五尺，重七百餘斤。乃拽入火中炙殺之。少選，女蘇。問其痛苦，曰：「無苦也。惟見一巨神有鬚髯，引我入一處，見一黑男子臥，曰：『魅汝者，非此物耶？』吾曰：『是。』遂以索穿腮鎖之。原不知赤身受辱也。」法官悉辭其家謝物，但受一鞍馬而去。女得生，嫁為孫氏婦。

江郎

吳少帝五鳳元年四月，會稽餘姚縣王素有女，年十四。美，父母惜而不嫁。有一少年，姿潤玉潔，自稱江郎，請婚，父母心愛而許之。後數日，領三四婦人，老者、少者並二少年，持幣財以聘，遂成婚。逾年而始孕，再十二月而始生。所生者，狀如綿囊，其大如升。家人以刀剖之，白魚子也。素問之，郎曰：「吾不幸有此，何須問也。」母獨使人密候江郎解衣，取之，衣盡有鱗甲之狀。素命以巨石鎮之。及曉，江郎，求衣，異常詬罵。尋仆地有聲，家人視之，見牀下有白魚，長六七尺，未死，而鱗盡脫者。素斲斷之，投江中。女別嫁。

彭城男子

彭城有娶妻而外宿者。妻問其故，夫曰：「汝已出房伴我，我何不外宿？」妻曰：「無之。此必妖也。」是夕，夫仍外宿，俟其似妻者而捉之。似妻者曰：「君向與妖外宿，今我所以伴君，君反疑我耶。」夫仍與之寢。夜半，心悶，乃捉之求火，則漸漸縮小。視之，一鯉魚也，長二尺。

謝飛

石城山有神廟，靈應非常，祭禱不絕。丹陽道士謝飛偶宿焉，懼而大聲曰：「吾是天帝使者！」然終惶惑，不自勝也。才二更，有至廟門呼阿銅者曰：「廟中有人氣，是誰？」門有人應云：「彼自言天帝使者。」須臾，又來呼問，銅答如前。乃歎息而去。

飛益惶懼，反大聲呼銅問之，答曰：「來者是水邊穴中白鼉，我是廟北岩嵌中龜也。」非迨旦而告里人，共往發掘，殺之，遂壞廟絕祀，民始得安堵焉。

島胡

近世波斯人，舟漂入大海。至一島中，見衣草葉胡人。問之，乃知亦是失風漂流者。眾哀而載之。胡即日獻山中磔、瑪瑙、玻璃等諸寶，不可勝數，舟人都爭取之。滿載掛帆，行舟可三四十里，遙見山峰有赤物如蛇，漸至巨大。胡曰：「山神惜寶，來逐我也，為之奈何？」舟人無不戰懼。俄見兩山從海中出，高數百丈。胡喜曰：「此兩山者，大蟹鼈也，其蟹常好與山神鬥，神多不勝，我等必無憂矣，」赤物尋至，兩山盤鬥，良久，見蟹夾蛇頭，死於水上，狀如連山。舟乃得渡。

歷陽麗人

乾道間，歷陽芮不疑從父掃墓。路遇青衣小鬟持簡邀之。頃引至一宅，金碧璀璨，赫然華屋也。內一美麗婦人出迎，分庭抗禮，若素識相歡。坐定，諦觀容貌服飾，真神仙也。芮為之心動。少焉，張宴奏樂，麗人捧觥曰：「累劫同修，冥數未合，今夕獲奉，從容為壽。」宴罷，登榻。繡衾甲帳，目所未識，遂講衽席之好。未旦，芮求歸。麗人曰：「郎何來之晚，何去之速？陋巷草舍，固不容車馬，願以十日為期。」芮曰：「大人剛嚴，不得不辭去耳。」麗人乃揮涕送之曰：「來日當於修閣致謁。」至期，未二鼓，麗人先遣僕妾，施牀帳，具酒肴，俄擁一香車，麗人下與芮接。從此每夕輒至。商榷古今，詠嘲風月。雖文人才士，無有及者。但戒芮曰：「我非凡品，得侍巾櫛，夙昔使然。若泄天機，必受大累。」

芮瘠歲餘，父母叩之，不言也。母使人密窺之，而密謂之曰：「我知汝有奇遇，但慮所飲膳者，恐或幻化，食之疾矣。試輟一味示我。」芮即明達麗人。麗人令遺母蒸羊一碟。母嘗之，非偽也。

適值屈道人來，自稱精於天心法。父備白其故，屈曰：「島洞列仙，為淫佚之行，吾能治之，況於他乎！」遂索線十丈，以針貫小符於抄，藏諸合中，祝芮曰：「君甘妖惑，有死而已。如未甘死，俟彼去時，將此符黏於衣裙，任其帶線而去。彼若正神明，無妨也，聊資一笑之適。」芮如之。明日，屈先生遍訪野外，有一巨蟒死焉。屍橫百尺，其符在鱗甲可見也。芮始醒焉如醉。

[返回 >> 豔異編續集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